

住旅店的日子

解 良

人民旅社位于浑河南岸,每次来市里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我和赵哥都相约住在这家旅社的同一个房间,临阵磨枪,共赴考场。1980年代初,县城还没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场。我们早上从县城坐长客出发,下午才能抵达市内。

我和赵哥同在机关工作,都是涌动在八十年代文学大潮中的文青,参加自学考试第一要务是拿文凭,其次丰富文学阅历,对我而言,还为转干。1983年转干,条件是1980年1月1日之前的代干人员,我是复员兵,三月入职,就差一点点。转干的另一个硬件是级别要股级以上,我是县委政研室干事,组织部门没有文件证明我属哪一级别,马上下文够股级也于事无补。没转干的工资比同龄人少涨半级,我发奋自学的动力就包括了拿文凭,转干,和涨工资。八十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改革开放赋予年轻人使命感,进取心,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必须从我做起,时不我待,奋斗、拼搏的风气,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共十二个单科,每年考两科,时于冬夏,这种学制好像量身为我打造的,相对灵活,自由。赵哥是68届初一,我是74届中学毕业,连高中学历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点阅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底子,及同龄人普遍迸发出的韧劲——誓把在“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和青春夺回来。自学伊始,没有统一教材,我们到处搜集相关书籍和资料,去图书馆查阅,手抄,与别人借,东拼西凑,直到有了统一教材。备好书箱和资料,开始带着学,然后重点学。考试前的一个月开始上量,加班加点,点灯熬油。当时居住条件有限,下班后就留在单位学到小半夜,回家后为不影响妻儿休息趴在锅台上习写。临考的最后一周,我和赵哥就去住旅店,排除所有干扰,集中精力复习,像士兵打仗进入阵地一样。

人民旅社是国营旅社,一个大院,圈楼,三个分部,房间是普间,撑门面的房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员,供销科驻在组。我和赵哥一如赶考的“秀才”,选一个房间,两张木板床,一台黑白电视,进入房间即开始“悬梁刺股”——各自拿出自己的折子,用整张图画纸折叠而成的纸册,上面密密匝匝手抄了重点题和答案。我们把学到的精华与重点手抄到折子上,一个折子浓缩了一个科目,承载着我们的希望。我俩相互测试,你考我,我考你,相互提示,探讨,押题,取长补短,夜以继日。

夏天,我们在房间里穿背心短裤,摇着扇子。去食堂吃馒头,啃咸菜,馋了就兜一袋花生米,回房间喝点小酒。复习到头昏眼花,我俩从窗子跳入天井,打一会儿羽毛球。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县里还没条件实况转播,我俩则在房间里守着一台黑白电视一直看到天亮,过足球瘾。每次考试考场不固定,上次在河南某校,下次又换到河北某中学,考前头一天我俩要到考场走一遭,确定坐几路车到哪里下车,以免误了考试。十二个单科,就这样一次次住旅店,一次次闯关过隘。回过头去看,难啃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想蒙混过关绝对不可能,没有毅力也无法坚持到最后,早就败下阵来。

1986年底,我历时三年拿到了十二科单科结业证书,比赵哥晚了半年。我的运气差了点,考过两科58分,每一次补考要半年以后。转年,我被选送到辽宁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习两年,学习期间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证下来了,有关部门按国家规定自动为我转干,半级工资也如愿以偿补上了。

这辈子我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高考,是自学考试圆了我的大学梦,自学成为我一生的自觉。岁月不居,三十多年过去了,八十年代那一段发愤自学的履历一直令我骄傲,至今仍怀念进城赴考住旅店的那个又一个紧张、充实、愉快的日子。



倒影 汤青 摄

默然独守吾太玄

何诚斌

在诗人海子的故乡查湾,我一个人绕行与穿越,然后站到文化广场,读那一首首非常熟悉的海子的诗。海子生前名气不大,作品发表不顺利,他甚至受到某些诗人的嘲讽,但他坚持创作,似乎意识到如《春天,十个海子》所写的一样:“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

海子的复活意识,建立在什么信念之上?许多评论家、诗人在为此寻找答案。其实,历史上面对讽刺、冷漠而相信自己的作品会流传的诗人不在少数。他们之间,冥冥中,有没有意识的关联呢?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有一首诗《书上海京国子监壁》:“扬雄不晓事,守道栖栖者。玄经百无微,白发谩盈簪。”

扬雄,汉代学者、诗人。他年轻时很有个性,写作注重文采,不仅语言漂亮,还充满锐气,他敢于批评“圣人”,即“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可见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但是年长者看不惯他,骂他“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

扬雄反对轻生,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他写了一篇《反离骚》,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进行反驳,然后投到江水中,以此方式哀悼屈原。

随着年龄的增长,扬雄读了不少书,经历了很多事,他的文章越写越偏重于理性,特别深奥,他将此看作是人格的成熟,修养的提升。他后悔当年写了那些轻飘飘的东西,并且批评当下一些年轻人将文章写得轻薄肤浅,“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在老扬雄眼里,文采艳丽、思想尖锐为“不正”,“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他从赋转向《太玄》和《法言》的哲学文章写作。

扬雄家境一向贫寒,当时有不少佩服他的人自带酒菜跟他学习,有个叫侯芭的人跟他住在一起,潜心研究《太玄》《法言》。经学家刘歆见此情形,似乎有些嫉妒,他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扬雄笑了笑,没有作答。

扬雄写过一首赋《解嘲》,专门针对说风凉话的人:“今子乃以鹄臬而笑凤皇,执螭蛇而嘲龟龙,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与扁鹊也,悲夫!”他表示,自己虽不敢与那些名家并列,但是能够做到“默然独守吾《太玄》”。

知玄知默,守道之极。

爰清爰静,游神之廷。

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世异事变,人道不殊。

彼我易时,未知何如。

也许是这种相对认识论的思维方式,给了他不怕嘲笑、勇气。只见“江湖之崖,渤解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只见“旦握权则为卿相,

夕失势则为匹夫”……这类现象很普遍,万事万物处于变化中,自己把《太玄》写好了,它或许就能在时代变迁中遇到被人欣赏和认同的机会。

扬雄在《太玄》中,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后来,比扬雄小三十岁的东汉学者桓谭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扬雄的作品会流传,其理由是:“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

当时有权势的文化人王邑、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你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它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流传,但我们或许看不到那一天了。平常人大都习惯于轻视近的而重视远的,亲眼所见的扬雄,没有地位,容貌也不动人,便觉得他写不出什么杰作,甚至轻视他的书。我认为,扬雄的书将来肯定会遇到有眼光的君主和贤者,然后被广泛阅读和称赞,并且其作品的价值会超越很多当代名家。”

情况确实如此,扬雄的书一直流传下来了,包括赋和文。尽管扬雄对自己年轻时写的赋公开否定,将赋贬低为“童子雕虫篆刻”,乃“壮夫不为”,然而其《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也照样流传了下来。《文心雕龙·杂文》说:“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为工。……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

忠臣荐善,不废格而所排。

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

扬雄创立“连珠体”,辞丽言约,旨意丰富,也是对汉语写作的一大贡献,对后世班固、贾逵、傅毅、蔡邕、陆机、谢灵运、刘祥、陈证、黄芳、萧衍、刘潜、凌廷堪等历代众多作家都有影响,连现代作家俞平伯还作过《演连珠》数十首。

我在海子文化广场象征太阳的圆形空间伫立良久,将扬雄的“一生一死,性命莹矣”这句话,拼接到海子的诗句“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似乎感觉到,海子曾经接触过扬雄的《太玄》。

海子虽没有像扬雄否定赋那样,否定自己的抒情短诗,但他确实更看重自己的长诗以及其背后出于某种巨大元素召唤的诗歌精神,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坚持,放弃,肯定,否定,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将作品交给了时间,将预知交给了未来。